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海底奇境

聶瑞圖，字碩士，一曰祥生，上元諸生也。聶素稱金陵巨族，至生尤豪富，幾於田連阡陌。生不工會計，一切悉委之於人，讀書作文之外，了不問家人生產。耳甚聰，能聞數里外哄鬥聲，人因呼為「三耳秀才」。生平喜講求經濟，而尤留心於治河。凡古今水利諸書，閱之殆遍。笑曰：「此皆非因時制宜之術也。治河宜順其性，導之北流，又宜多濬支流，以分殺其勢。今北方井田既廢，溝洫不行，水無所蓄，坐令膏腴之壤，置為曠土，甚可惜也。方今東省水發，多成澤國，民歎其魚，當軸者徒事賑恤，而不知以工代賑之法。與其築堤，不若開河，要使東北數省環繞濬河，無非河之支流，以漸復古昔溝洫之舊，然後以次教以耕植，俾北民足以自食其力。今日既行海運，勢甚便捷，河運可不必復。如虞後患，則莫如自築鐵路。」生之持論如此。而人多笑之。生胸襟曠遠，時思作汗漫遊。時國家方重外交，皇華之選，絡繹於道。有某星使持節出洋，生以策往干之。星使雖側席延見，但以溫語遣之而已。生曰：「我所以見之者，冀附驥以行耳。彼徒以虛禮是縻，置而弗用，我豈不能自往哉？」立登郵船遄征，囊資充裕，行李赫赫，見者疑為顯要，所至各處，無不倒屣出迎，逢迎恐後。所攜舌人四：一英，一法，一俄，一日，以是應對周旋，毫無窒礙。每遇地方官延往宴會，輒有贈遺，盡皆珍異，西國婦女所罕見也，因之酒食徵逐，殆無虛日。生性既風流，貌尤倜儻。游履所臨，輒先一日刊諸日報，往往闔境出觀，道旁摘帽致敬者，互數里，星使無其榮也。歐洲數國，遊歷幾週，瑞國地雖蕞爾，水秀山明，尤所心賞。瑞書塾肄業女子曰蘭娜者，美麗甲泰西，聰慧異常。一見生，惘然如舊相識，邀至其家。女固素封，所有中國之綺羅物玩無不備。詢其由來，乃法廢后內府之所藏也，法後出奔，多寄儲其舍，後以具價得之。生見之，倍加贊歎。女擇其中尤寶貴者數種以貽生，生謙不敢受，曰：「此天上珍奇也。偶爾相逢，詎敢膺此非分？」女曰：「非此之謂也。以遇言，則萍蓬異地；以情言，則金玉同心。區區微物，又何足辱齒芬？」強納之於生袖。

生居浹旬，別女登車，擬乘巨舶從倫敦至紐約。方渡太平洋，忽爾風浪陡作，排山嶽，奔雷電，不足以喻其險也。生強登舵樓，舉首一望，則銀濤萬丈，高湧船旁，勢若挾舟而飛，不意豐隆猝過，遽卷生入海中。於時舟師舵工欲施救援，莫能為力，惟有望洋驚惋而已。

生但覺一時眩暈欲絕，少蘇，啟目視之，山青水碧，別一世界，絕不知身在海中也。方訝適在海舶，頃何至此，豈出自夢幻哉？舉足行三四里，但覺鳥語花香，奇葩瑤草，疑非塵境。時腹中稍饑，仰首見枝頭桃實累累，紅暈欲滴，摘食二三枚，頓覺果然；桃味芳馨甘美，沁入肺腑，生平所未嘗也。生偶見谿澗之旁有細草一叢，嫩葉柔條，綠色可愛，舉手拔之即起，嗅之，其香參鼻觀，根柢有圓粒若蒜頭，去其外皮，內白若雪，食之殊甘，頃刻間陡覺精神煥發。生知非凡草，拔取餘株，裹之以巾。

迤邐再前行，遙望有茅屋數椽，依澗而居。極力趨就之，條忽已至，逕渡略，叩門。門啟，雙鬟出應客，俱作中華妝束，問生：「適從何來，欲竭室中何人？」生囁嚅無以應，但曰：「失路經此，願求指引。」須臾，有老嫗出，白髮蒼顏，龍鍾已甚，導生登堂，曰：「老身鐘漏並歇，何處貴人，辱臨敝地？」生告以將往紐約，不知何故到此。嫗曰：「是非老身所知也。適有西方美人新至此間，可自往問之。」命婢引生入後堂西閣。其地石峰森立，巨池約餘頃；白荷花萬柄，搖曳風前，芬芳遠徹；閣四週皆欄杆，矗峙池之中心。生遙睹一女子，西國衣裳，憑欄獨立，霧雲綉，皓潔耀目，彷彿霓裳羽衣，來自天上。近即之，非他，即瑞國女子蘭娜也。彼此相見，各懷疑訝。女曰：「自別後，心殊悒悒。我母欲余破寂消憂，偕往法京巴黎，居未匝月，這暑於英之蘇格蘭，余以過都華河失足墮水。主者憐余盛年殞於非命，令至此間享受清福。聞君欲往美邦，何為來此？君殆不在人間世耶？」言罷，淒咽不勝。生曰：「余固未知身之已死也；如果沒於洪濤，獲此妙境，真覺此間樂不思蜀矣，況復日對麗人如卿者哉？」女曰：「余企慕中華久矣，願語言文字，素所不習，未知從何下手。君肯悉心相授否？」生曰：「此亦何難。但願長相聚首，則死固勝於生也。」

居久之，偶步門旁，驟聞波濤洶湧聲，出門外咫尺，則水若壁立，無路可通，急入告女曰：「此間殆將遭玄冥一劫，成一片汪洋境矣。」女笑曰：「敬為君賀，君自此可出海底而復至人間矣。特我兩人別離在即，不可不設筵餞別，以盡我心。」立呼廚娘作咄嗟筵。酒半，女捧觴至生前，曰：「請盡此一杯，當為君歌一曲，以代驪歌。數年以來，學習華音，頗有所得，若有感觸，偶爾拈毫作一二小詞，當亦不讓於人。君可細聆，正其訛舛，作顧曲之周郎，何如？」言竟，女即彈琴抗聲而歌曰：

日升於東兮月生於西，晝夜出沒而不相見兮，情互古而終迷。歎人生兮道途之長域，而悲夫壽命之不齊。何幸雲萍之忽聚兮，難得此數載之羈棲。總覺別長而會短兮，不禁臨觴以心淒。識合離之有數兮，勿往事之重提。贈子兮畫槳，送子兮前溪，從茲相隔兮萬里，徒恃此一點之靈犀。

歌罷，涕不能仰。生慰藉再三。女命婢舁一小艇出，置之門外，令生坐其中；旁疊四五囊，悉儲珍寶。謂生曰：「曩贈君物尚在否？」生探之袖中。女揀取一珠，作黑色，曰：「此龍宮辟水珠也。」又拈一黃色珠，示生曰：「此兜率宮定風珠也。持此入海，如履平地矣。」言訖，浪聲大作，舟亦上升。女遽闔門入。生不禁大號。回思數載歡娛，真如一場短夢。小舟浮沈海中，杳無涯際，奚啻一葉。生視其囊，皆皮篋也，管鑰悉具。偶一伸足，覺觸處膩然有物，取視之，棗糕也，食之因得不饑。歎女慧心周至，為不可及。

經三晝夜，抵一處。燈火萬家，異常熱鬧。登岸詢之，乍浦也。呼人攜取行囊，舟泛泛自去。生啟篋檢點，金錢外悉珠寶鑽石。生思上海為天下最，必有售者，乃取道滬濱，小憩於覓閒別墅。僅售百分之一，已得萬金。時有碧眼賈胡知生懷寶而歸，叩門請見。生示以鑽石一，巨若龍眼，精瑩璀璨，不可逼視。請價。曰：「非四萬金不可。」曰：「論價亦殊不昂，顧此惟法國方有之，足下何從而得哉？」生曰：「中華寶物流入外洋，豈法王內廷之珍不能入於吾手哉？」賈胡又以減價請。生曰：「方今山東待賑孔殷，苟能以三萬拯此災黎者，請以畀之。」賈胡曰：「諾。」輦金載寶去。人咸高生風義為世所寡云。